

學
部
通
辨

二



學

書

刊

行

二



學
部
通
辨

二

陳
建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困知記（及其他一種）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學部通辨卷之六

後編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卽義利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辯判然矣。象山文集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初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朱子語類

按。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卽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卽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卽是主經世。本死生。卽是主出世也。

按。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同而未異。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真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象山語錄

此語卽是同前意。此一物卽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卽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卽此一種議論。

按道一編指答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簞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因知記謂李翱於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麤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辯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陸子曰。然。象山語錄

朱子嘗謂依違兩閒。陰爲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種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無不管攝。爲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服。將反脣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爲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徧河沙。吾之道殆

無不該備。無不管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也。汝自葉之根。無一而非勦吾之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孔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固將視見汝之肺肝。看破汝之骨髓。豈爲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爲儒。則全爲儒。無陽儒陰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毋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毋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因倣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爲簡易之從乎。象山語類

陸子答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如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猶未見其排老氏。則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象山文集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閒。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

學異緒。做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詆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爲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爲異端。顛倒乖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會行得。說這閒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爲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卻好縛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卻是這閒言語。

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象山語錄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爲很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爲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乃此聖賢教人第一義。象山奈何指爲閒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二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爲象山忠臣者。而不知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謂異端非佛老。而季繹爲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霍渭厓象山學辯有曰。陸子之學。似是而非。其強辯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涎之似。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倨自高。喜人已諛。不喜人已規。

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冤者。惟閱此編一徧。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哉。象山文集

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釋氏之法教。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尙執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辯。子細向腳跟下點檢。豈能自謾。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堅變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知斥責。而曲爲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辯。嗚呼。髮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尙何道耶。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

朱子答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

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蔽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敝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釋氏之教。則又深爲惘然。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朱子文集

按顏子堅棄儒爲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爲祟。遂至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僂偃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朱子類語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答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爲高弟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淵定之學。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

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悟者果何道也。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卽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酗酒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堅髮，剗效僧徒。子淵詩偈，類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爲高弟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奈何近世咸爲所蔽，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忿紛起，恣意猖獗。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長孺書云：所論殊不可曉。旣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於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有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爲吾子

憂之。朱子文集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爲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羸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

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

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何耶？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躑躅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卻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並朱子語類

按：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全不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鑿鑿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難，把許多蟲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朱子語類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

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朱子文集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並朱子語類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

朱子曰。近世有人爲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日子細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陷溺者多。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蔽障爲害。今此編三節既辯。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明。矜持已甚。反涉吝。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關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

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憂世衛道之心一也。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按。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朱陸。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永嘉陳止齋傳良也。

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像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師。山鄭氏曰。名玉。歛人說。見道一編。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亦幟。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悔其誑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

近世論朱陸者。真說夢也。道一編夢。顛倒尤深也。爲前人所夢。覺不悟。而又以夢覺後人也。奈何近日學者。猶違信其夢。顛倒之語。以爲著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

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耶。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淡誠。

懇。自可愛敬。

善答潘子

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

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爲賢。故楊敬仲輩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楊舒沈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弟。傅子淵鄧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超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優耶。曰。固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顛倒錯亂。何足憑。

學部通辨續編敘

或曰子所辯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者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有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飾之翻騰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爲所引取淪胥指爲大道英才閒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爲所引取深陷指爲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麤迹而脫略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蘇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謾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爲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辯惑究本窮源之不可已與東莞清瀾居士陳建敘